

蔡元培全集

第一卷

(1883—1910)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前 言

1998 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又恰是经他革新而获得伟大进步的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浙江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一套由蔡元培研究会主编的大型增订注释本《蔡元培全集》，贡献给学术界与广大读者，这无疑是对这位哲人的最好纪念。

蔡元培，字鹤卿，号子民，1868 年 1 月 11 日出生于浙江绍兴。清季进士出身，1894 年任翰林院编修。他忧民族危难，愤清王朝腐败无能，于 1898 年 10 月弃官南下，兴学育才以救国。先后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等职。1902 年 4 月，与蒋观云、叶瀚等人在上海组织中国教育会，被推举为会长。开始倡言反清革命，并与教育会同人创设爱国学社及爱国女学，培养革命人才。1904 年 11 月，在上海发起创立光复会，任会长。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上海分会会长。1907 年起，留学德国，旋入莱比锡大学，并从事译著。1912 年 1 月，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2 月受孙中山委派，任迎袁世凯南下就总统职之专使。7 月因不满袁专权，愤而辞职，再次赴德留学。一度回国

参加“二次革命”，后转赴法国从事译著。1915—1916年在法国参与创办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被推举为中方会长，推动了影响深远的国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7年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锐意改革，整顿学校，使北大面貌焕然一新。五四运动中，竭力营救被捕学生。1920年底，赴欧美各国考察高等教育，并出席太平洋教育会议。法国里昂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文学博士与法学博士荣誉学位。1923年春，不满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破坏法制的行为，提出辞职，离京南下。秋间转赴欧洲，从事研究和著述，并参与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教育事项。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经孙中山提名，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二全大会后，一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初回国。在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合会，配合北伐战争，策划三省自治运动，遭孙传芳通缉。1927年起，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司法部长和监察院长等职。后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辞去其他全部职务。1932年底，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这前后，参与营救被捕的胡也频、杨开慧、陈独秀、许德珩、廖承志、史良、陈赓、丁玲、牛兰夫妇等。抗日战争爆发后，移居香港养病，继续领导迁移后方的中研院工作，并任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用《满江红》词牌为中国分会制作激励抗战的会歌一首。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中，蔡元培是颇具特色的。他以一个曾得意仕途的清季翰林，转变成为真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在反清斗争中曾提出以暗杀和暴动为手段的激烈主张，

却是一位以宽容和恬淡自处而著称的长者；他旧学深沉，深刻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有明确的开放意识，取文化世界主义的主张；在旧中国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他却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聚集同志，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一生虽然有过曲折和失误，但始终追求真理，憎恶暴虐，为民族的解放和进步呕心沥血；他虽然身居要职，却自始至终是两袖清风，一身正气，道德文章垂范人间。毛泽东曾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重庆《新华日报》1940年3月8日）；周恩来则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历史功绩：“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延安《新中华报》1940年4月19日）这确是恰当地反映了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一生。

蔡元培一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在文化教育上尤为巨大。他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民主教育家，是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杰出的先驱者。他投身教育事业后，即致力于打破封建专制教育，明确要为革新政治而培养人才。民国建立后，他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虽然时间很短，但开始了施展改革中国教育制度的抱负。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废弃了前清教育宗旨中违背共和政体和不合信仰自由原则的“忠君”和“尊孔”的条文，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在教育中首倡德、智、体、美四育，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并积极推进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这些改革，初步建立了中国新式的、与共和政治相适应的教育体制，从而揭开了我国近

代教育史上新的一页。蔡元培进步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措施,对我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培植了许多优秀人才,为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蔡元培在教育事业上最特出的贡献,是对北京大学的革新。1917年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积极倡导并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发展的办学方针,热心延聘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和鲁迅这样的新派人物到北大执教,同时对思想守旧但在学术上有造诣的学者也加以延揽,开创了学术自由的新风;大力扶植各种学术政治社团,培养了学术研究、思想争辩之风,使新思潮、新思想在这里应运而生;实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对学校领导体制、学制与课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率先招收女生,扫荡旧习,使北大成为人才辈出的最高学府。经过整顿与革新,把一个原来陈腐不堪的封建文化营垒,改造成为生机勃勃的新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蔡元培对北大的革新,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一个学校的范围,而影响到整个文化思想界。这是蔡元培一生事业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从此以后,他的名字就和北京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之职虽十年有半,实际在校视事仅五年余,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产生如此广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至今仍为人们所怀念所乐道,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罕见的。而他在丰富的教育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思想,留下大量的教育论著,也确有许多创见和卓识,有独具慧眼的精到的见解,这些都是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1928年，蔡元培创设中央研究院，辞去其他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前后十三年，直至逝世。这是他继革新北京大学之后对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又一重要贡献。蔡元培极其重视科学事业，深刻理解发展科学事业对强国富民的特殊重要作用，积极倡导科学精神，推动科学研究，普及科学方法。他在中央研究院实行学术自由和学者治院的原则，发扬民主，知人善任，延揽了一批如李四光、丁文江、竺可桢、翁文灏、赵元任、陈寅恪、庄长恭、周仁、王家辑、陶孟和、陈翰笙、余青松、李济这样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热心提拔后进新秀，培养了许多科学研究人才，使他们在一些学科的研究中取得了成绩。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论及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对我国学术的贡献时曾指出：“元培先生一生提倡学术研究，他担任教育总长，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都有非常卓越的表现。在这些表现之外，擘划创建中央研究院，更花了他无数的心血，一直到去世为止，他仍未与中央研究院脱离过关系。因此，中央研究院同仁，大家都感念这位伟大、崇高的学术大师，在他的惨淡经营下，中研院才能萌芽、茁壮，才能开出美丽的学术之花。在民国十八年，中央研究院已有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等研究所，网罗全国最优异的研究人才，又有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学术领域中，分别居于领导的地位。这些成绩，都是元培先生创造出来的。（据孙常炜编《蔡元培全集》第1507页、1508页）对于我国科学研究事业，蔡元培确是做了重要的奠基工作。

蔡元培也是我国近代美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成

(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他的学生冯友兰也回忆说,在蔡先生身边,感同光风霁月。他的人格能造成一种气象。沐浴在这种气象之中,就不能不为他的人格所感化。蔡元培身居高位,一生廉洁,自奉俭朴,直至晚年仍是全家租赁房屋居住,他酷爱的书籍也分散在北平、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没有一个归拢庋藏的地方。蔡元培这种真诚待人、无私奉献、光明磊落的精神,源于他对国家、对民族、对事业、对学生深深的眷恋和崇高的责任感。他的这种浩然正气和高尚道德情操,至今仍是公务人员的楷模。

蔡元培在谈及自己的志趣时曾说:“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关于不合作宣言》,载《申报》1923年1月25日)他是当时国内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在清末就已有《哲学要领》、《中国伦理学史》、《伦理学原理》等译著刊行于世。他的学问和道德修养,为学术界所推重,也深受青年知识分子的景仰。他在游学欧洲期间及回国以后,都曾计划对美学、民族学作深入的研究,但由于他一直担负繁重的公务活动和社会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关于不合作宣言》,载《申报》1923年1月25日)这就使得他无法专攻学问,致力于著书立说,完全实现自己的研究学问的愿望。但即使这样,蔡元培仍然留下了大量文稿。在这些文稿中,除一些学术性的著述外,主要是在实际工作中发表的各种演说词、宣言、谈话、建议、序文、跋语、电报、呈文,以及书信、日记等等。所有这些文

稿，内容极其广泛丰富，涉及政治、教育、哲学、美学、宗教、文学、伦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等领域。这些文稿，不仅是研究蔡元培的生平与思想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等弥足珍贵的资料。同时，这些文稿中所蕴含的蔡元培的学术思想，特别是教育思想，有许多对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文化学术事业和教育事业，仍富有启迪意义和借鉴作用。

蔡元培的著述很早就为学术界所重视。早在1920年，北京大学新潮社就编印了《蔡子民先生言行录》，分上、下两册，共收入各种文论、演说词、序、跋、启事等八十四篇，附录三篇，口述传略（上）一篇。这部文集虽然选辑的篇目有限，但在一个历史时期内，它对于了解和研究蔡元培的生平和思想仍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31年，上海广益书局也编印了《蔡元培言行录》一册，在上述基础上略有增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9年由中华书局编印《蔡元培选集》一册，它由新潮版《言行录》中选取二十九篇，并从1920年以后的文献中选入三十八篇，合计六十七篇编订而成。这部选集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进行中国近现代史以及思想史、教育史等教学和研究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随着国内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的日益改善，对蔡元培生平和思想的研究也受到重视，一些学者比较深入地开展了这一方面的工作。而教育改革的推进，也引起更多的教育工作者重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成果，认识到它作为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遗产，是值得珍视、研究和借鉴的。在

这种情况下，编辑出版更加完备的蔡元培文集，确是一种现实的需要。七十年代后期，经蔡元培的门生故旧冯友兰、梁漱溟、陈翰笙、钱端升、吴觉农、胡愈之、钱昌照、何思源、王芸生等及蔡先生子女的促进，并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经高平叔历时数年的努力，搜集到较多的资料，整理出《蔡元培全集》八卷（按时间顺序编排），收入蔡元培的专书十七种，各种文稿二千六百余篇，其中未曾公开发表过的约占百分之四十，由中华书局刊印七卷。为便于读者使用，高平叔还按教育、美育、哲学、史学、政治、语言及文学、科学与技术等门类编成专集，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等印出七种。这两套全集和专集的出版，为八十年代以来蔡元培研究的深入开展做出了贡献。

这里应当提及，六十年代以来，台港方面也陆续出版了一些蔡元培的文集。1961年台北复兴书局出版孙德中所编《蔡元培遗文类钞》一册。1967年台北文星书局编印《蔡元培选集》六册。1968年台南王家出版社印行《蔡元培全集》一厚册，实即文星版六册《选集》结集重印。同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孙常炜所编《蔡元培先生全集》一大卷，共收入论文、演说词、序、跋、书信等近四百八十篇，并收蔡著译的专书《石头记索隐》、《哲学纲要》等七种，同时还附录若干篇纪念蔡的回忆文章。这部全集虽有一定的规模，但所收篇目仍很有限。此外，1977年香港文学研究社也编印《蔡元培选集》一册。1995年，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用繁体字出版《蔡元培文集》，按专题分成十四卷，资料较前丰富，且加以注释，方便了读者。这也是第一套海峡两岸学者

共同努力完成的蔡元培著作集。

由于蔡元培的各种文稿多散布在众多的报刊资料和有关的档案材料中，有的还保存在私人手里，搜集工作的难度很大。业已刊印的各种文集离搜集完备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蔡元培家乡的浙江教育出版社提出，计划出版一套迄今为止更为完备、具有权威性的大型注释本《蔡元培全集》，定于1998年全部出齐，作为对蔡元培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的纪念，并希望由中国蔡元培研究会主持编辑。蔡的子女也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蔡元培研究会对出版社的这项出版计划十分重视，为此征询了部分专家学者的意见，并先后经两次理事会会议，一致认为：在“中华版”、“锦绣版”的基础上，如果能搜集到更加详尽完备的资料加以必要的注释，出版一部能尽量收录全部蔡元培原著的全集，对深入开展蔡元培生平与思想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是有意义的，值得进行的。遂决定由研究会办公室组织人力，普查有关报刊资料，把以前尚未收入的佚文录出补入。经过近两年工作，共得各类佚文五百余篇，蔡的亲属也热情提供了故居所藏尚未公开发表过的珍贵资料。有这么多的新增分量，说明出版这部全集确有其价值和意义。在收集资料等基础工作完成之后，成立了由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士组成的“蔡元培全集编辑工作委员会”，制定凡例，聘任专家，分工协作，进行编辑注释工作。本书定名为《蔡元培全集》。参加本书分卷编注者有：高平叔、梁柱、萧超然、林被甸、张万仓、王世儒诸位教授。不设个人主编，以中国蔡元培研究会名义集体主编。全集按写作时间先后顺序编排分卷，书信、日记和译著单列成卷，共分十

八卷。如以后尚有佚文发现，再版时补遗收录，数量足够则续编《补遗》出版。

本全集的出版，得到浙江省人民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这种重视学术、尊重桑梓先贤的善举，令人钦佩。浙江教育出版社富有远见卓识，力促其成。在此期间，出版社社长曹成章、责任编辑张晓夫，多次奔波于京杭之间，敬业热情，功不可没。在编注过程中，还得到许多朋友和机构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表达诚挚的谢意。

还要特别指出，蔡元培的大量珍贵资料和日记信札能够完好地保存至今，公开面世，是得力于蔡夫人周养浩女士的悉心保管。在漫长的岁月里，历经战祸与社会动乱，她都视遗稿文献为生命，照顾有加，直至谢世。在这位贤惠而坚强的女性身上，表现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值得后人崇敬。

蔡元培的著述，卷帙浩瀚，涉及面广，编注难度都大。限于水平，疏漏舛误在所难免，恳切欢迎读者和同道惠予指正。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

1996年10月

编 例

一、本全集所收文稿，包括蔡元培先生撰写的专著、论文、诗歌、题联、书简、函电、批语、日记、译文及演说、谈话并口述的记录，当时由他主持制定或以其名义发布的重要公文、法规等。与别人合著之作，也收录在内。

二、本全集之文稿均按其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次。原稿分期发表者，以首见为准。只有年月而日期不详者，置于该月之末；年份不详且难以考证者，置于卷末。书信、日记、译文各分别设卷。

三、本全集文稿依据蔡元培先生手稿或最初发表之出版物排印；再版修订之作，则以最后修订稿为准。为保持原貌，本全集对内容不作任何改动。个别文字需要订正者，订正之字放在错字之后，置于〔 〕内；增补脱字，置于〈 〉内；衍文加[]；遇有残缺或难辨之字，用□表示。

四、本全集所收文稿，除文中有特殊涵义的古体

字和异体字原样保留外，一般均改用通行字体。

五、早期文言文稿中之通假字，遵照古汉语之性质，据原样排出。而全集中“象”与“像”、“原”与“源”、“知”与“智”等字多处换用，因不伤主旨，悉仍原貌，不作校正。

六、本全集所收文稿，如原文无标点或用旧式标点者，均重新标点。原文已有分段者，一般不作改动；原文无分段者，则酌予分段。

七、为方便读者，对一些历史人物、事件和背景情况只作简略的注释，不予任何评价。题解置于页下，注释置于文末。

目 录

前言	1
编例	1
我不识能至否乎（1883年）	1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论（1883年）	4
赋得弱冠弄柔翰（1883年）	7
在即物而穷其理也（1883年）	9
赋得下笔春蚕食叶声（1883年）	12
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1889年9月）	14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	
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1889年9月）	18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	
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1889年9月）	23
赋得涛白雪山来（1889年9月）	27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1889年9月）	28

八，庶征：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风、曰时。

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庠

(1889 年 9 月)	32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 (1889 年 9 月)	37
公会齐侯盟于黄 (1889 年 9 月)	40
稷曰明粢，稻曰嘉蔬 (1889 年 9 月)	44
乡试第一问 (1889 年 9 月)	47
乡试第二问 (1889 年 9 月)	51
乡试第三问 (1889 年 9 月)	55
乡试第四问 (1889 年 9 月)	58
乡试第五问 (1889 年 9 月)	61
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 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 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1889 年 9 月)	66
德车结旌 (1889 年 9 月)	71
重修《上虞县志》例言 (1890 年 10 月)	77
廷尉天下之平论 (1892 年 4 月)	100
审乐知政疏 (1892 年 4 月)	104
赋得江心舟上波中铸 (1892 年 4 月)	111
殿试策论对 (1892 年 5 月)	113
为港元发行主人书对联 (1893 年 8 月)	123
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1893 年 9 月)	124
荀卿论 (1894 年 4 月)	129
和李慈铭《庭树为风雨所折叹》 (1894 年 7 月 21 日)	135

奏请密连英德以御倭人折

(1894 年 10 月 7 日)	138
书纨扇诗(七言长句四联)(1895 年 5 月 10 日)	142
为河南省城浙江会馆书联(1895 年 5 月 13 日)	144
长洲王先生(颂蔚)诔(1895 年 8 月)	146
《春闺杂咏》跋(1895 年)	151
题《明宫杂咏》(1895 年)	153
越中先贤祠春秋祭文(1895 年)	155
祭外舅王荣庭文(1896 年 4 月 4 日)	158
展先师王子庄先生墓记(1896 年 4 月 6 日)	160
西湖底造闸记(1896 年 5 月)	162
题铁花灯(1896 年 6 月 16 日)	164
《灌园未定稿》读后(1896 年 7 月 6 日)	170
蓬州扇画溪边二美人映以桃竹, 盖天台仙子也。戏题二 绝(1896 年 7 月 20 日)	172
送渭苑之江右(1896 年 7 月 20 日)	173
和薛大见怀韵(1896 年 7 月 20 日)	175
游逸门山石宕即事(1896 年 7 月 28 日)	177
感昨日事(1896 年 7 月 31 日)	180
群蜚(1896 年 8 月 7 日)	182
品蛤蟆泉(1896 年 8 月 8 日)	184
题沈应南《行乐图》(1896 年 8 月 18 日)	185
哀周榕倩(1896 年 8 月 31 日)	187
为敬敷义塾所撰楹铭(1896 年 11 月 6 日)	191
徐立瑜墓表(1896 年 11 月 8 日)	193